

範文正公文集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七

表

讓觀察使三表

謝許讓觀察使表

謝傳宣表

表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誥勅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內觀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

兼經略招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絲綸
未盡之誠敢逃於斧鉞臣中謝臣聞先王爵以
尚德祿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
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
貴者爲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
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
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
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
之位遂爲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爲之謂之換過

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
換之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
命理有利害臣儻默默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
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
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
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爲經略安
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
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爲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略
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

用內朝近臣出臨戎闈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覩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既爲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

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須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鑑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

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爲
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
敢言飢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
麤糲經逾歲年不霑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
勝甲弃而埋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
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
之心同其憂患爲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
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
之由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旣危

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侯獲其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爲國家之用而能爲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戶蕃部

皆呼臣爲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僞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爲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

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
者報國以言爲先如臣曩者不能練事効賈生
慟哭長太息之說黷于聖聰以中外共弃屢經
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效唐
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
臣於無事之秋先爲之言故天下指之爲狂矣
而臣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之所諒也前
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
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臣至于延安竭心悉力

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
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燃者數四矣臣自知子
子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
際邊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
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
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
隅朝廷豈以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
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
眩之疾聞命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

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爲荷
戈之事乎此臣下爲私心而辭之也伏望皇帝
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
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略邊事節制諸將其體
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
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
輩必不願減厚祿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
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
瘁則事有隳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爲國家長城

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
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特俞其
請臣今冒犯天威爲國體而辭之者六爲私心
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
劾無功冒賞之咎又劾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
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
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
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天鑑處之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
除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祇
膺寵異載被孱愚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謝竊
念臣器業無取誤荷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
臣奔走塞下首尾三年曾無寸功以稱上意伏
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
敦寬宥未即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厚
祿加千金之重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
蓋爲於國家未便何則落內朝之職改爲外官

使節制諸將頓失體勢又無功進祿發將佐之怒積貨于家鼓軍旅之怨況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者便僞畧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字及招安榜示若畧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之端也又四路文帥自來帶內朝之職而行節制凡百將佐無不稟服方且力修邊備堅禦賊鋒賴其協心將圖成効一旦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此近職改爲外官非美也其不知者謂有何竒功加此

厚祿非宜也。經略使旣無功，遷改則經略副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衝冒矢石，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意。若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墮，誰復自奮？國家邊事爲之柰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發於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內朝職名，節制邊事，其體且重。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自奮以求功名。又得經略招討銜，位與僞畧蕃部之名，不相交錯，免生輕易此事。

體大乞垂聖鑑特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踐言
繫獄上請不敢逃罪臣亦知本朝李維陳堯咨
俱自學士換觀察使當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
但享厚祿爲優賢之命與今事體不同臣昨罷
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日便乞落職守貲外郎知
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却堅辭廉察之位請存
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籍朝廷之勢以重
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換入武帥或居於上則多
憎憤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無成功

惟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靡敢不
從此爲得其體也況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跡
遠居極塞非進用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
別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揚偕張存例特許解去
邊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或守郎官於
隨郢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
重寄固不敢借內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
翻言甘俟鼎鑊惟聖鑑裁之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讓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即宜祇受者天語重臨莫非敦獎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中謝臣聞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念臣世爲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略三年于茲進不能行討伐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主帥

之材固當自効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祿
臣退省無狀深所未安況臣前表所陳謂落內
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爲外帥則減議論
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積貨于私鼓軍
旅之怨與僞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夷狄之輕述
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此物情可見
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況臣儒冠之質
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臯蝼膚髮衰變精力
減竭豈堪專爲武帥以圖矢石之功此臣量力

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衆推忠
勇尚不能當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
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琯虛名將兵拒賊一戰
而潰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
重念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
僞臣粗知之而天賦褊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
則寡悔處於內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
器如未獲退則願久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爲
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光垂於來代今

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寇之力賴諸將佐臣
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
其勇力及改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路有不
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如裴
德輿張可久並命閣門使一受一免朝廷各從
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己從人足以感羣下之
心矣臣久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獲其請臣
竊自疑今邊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張翔
赴闕敷奏本州全闕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待

罪再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皇帝陛下垂至明
之察推廣生之造許臣依舊帶內朝之職經畫
邊方節制諸將小事行之大事言之爲朝廷之
耳目其體甚重臣尚可力疾爲國盡心其武帥
之難寵祿之過臣敢不揆度固以死請干冒天
憲臣無任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
者寵祿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

之至仁臣中謝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興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遣臣經略邊事歲月無狀亦嘗得請示以招納之意期

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照
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一路又無出奇之
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
發宸謀思欲崇諸路之寄例改廉車且從廩祿
之優兼貴稱呼之重需然渥澤被于弱質臣以
今之觀察使列爲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
以內朝之職爲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
體甚重不煩改作願回寵異少寬憂慄三黜天
聽義不容誅伏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

慢如僞之情特降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
不知所爲懼者有不即從制之罪而尚屈彝典
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
力悉心夙宵乃職謹疆場之細事佇干羽之大
猷退作頌聲仰荅聖造臣無任

謝傳宣表

臣某言入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
傳宣爲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
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

出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
令臣密舉巨僚代臣邊任奏聞聖言天意非臣
敢當仰戴光靈伏增戰汗臣中謝竊念臣素乏才
策誤膺獎寄經制西事三年于茲曾微毫髮之
功方俟雷霆之罰伏蒙皇帝陛下特降密旨許
以重用豈茲無狀之跡可承不次之命況羌戎素
詐邊鄙多虞若以社稷之靈自然嚮化則臣當
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臨民政
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下再

竭心養少贖過尤何敢輒舉他人代已邊任惟
期自効上荅聖知臣無任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七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八

表

讓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表

謝授知邠州表

邠州謝上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鄧州謝上表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杭州謝上表

謝賜鳳茶表

謝轉禮部侍郎表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青州謝上表

表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齊降官誥一通勅牒
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

學士差遣依舊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
命過寵則驚臣中謝竊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
望素乏佐王之術豈期遇主之知伏蒙皇帝陛
下采自孤平擢于侍從無似之跡每玷聖造前
年以羌戎負德官軍失利朝廷特命韓琦與臣
同貳經略歲時之間琦以節制不行而免臣以
招納非宜而罷尋分四路復領中權二年于茲
一功未立屢叨進改深負愧羞雖朝廷憂勞且
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覩臣忝冒必思僥倖豈復

有實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責率其下今邊略未固兵力未彊威令不揚戰鬪多覆因循以甚平定無期一昨寇逼三川其勢可困而葛懷敏等入賊伏中一戰大潰殺傷滿野驅掠無筭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方痛心疾首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化爲淚殞歿無地榮耀何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蒙朝廷特除邠州觀察使累章獲讓已煩聖聰三黜之誅豈當再冒然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謬策不敢不陳雖屬

邊臣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事親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疑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亡唐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因震恐而致亨大也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是皆得易之旨畏天之威而致其亨矣陛下其捨諸昨者鎮戎兵敗之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木冰地震羣心憂傷此將帥失

人生靈致陷天地震怒之意也冬至後一日申時慶州又地震此陰陽戰而致動占書曰四夷爲中國之陰是夷夏交爭未寧之象也自西事以來延安東路北路官軍傷折萬餘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蕃部萬餘戶約四五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者傷者前後僅二十萬人矣死者爲魚肉生者爲犬羊臣仰測陛下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賞頒行疑朝廷高枕負茲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崇謙讓

以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辭告謝于皇天后土
五岳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下感人心上
荅天戒陛下旣已罪已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
請小損勳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
未効罪之大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
字仍削除經略招討等使名祇管勾部畧司公
事以謝邊陲以警將佐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
聞朝廷罪已知陛下之心不負生靈將佐軍旅
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必欲破賊即皆震懼甘

爲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等得以嚴率其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仍請詔下部畧以下非大功不錄鈐轄都監非竒功不賞其班行將校軍士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小酬獎此救弊之端也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功浸有六患其勢然矣願陛下以大易之旨取古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亨受景福於無窮庶蒼生

於大賚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所降到誥勅等臣有此一策未敢拜受臣無任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秘殿爲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

中謝竊念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

獲厠邇臣之列進登二府叅預萬幾議刑賞則

不避上疑革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跡已
難安而況親奉德音遠戛邊患旣此聞命誠合
請行始塵宣慰之名來撫凋疲之俗纔周晉地
將適秦關屬府庫之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費
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
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
表章再路請陳戎狄之機伏蒙 皇帝陛下俯
照臣心特回天聽罷政府之重責加仙殿之寵
名往守要藩遙按諸部存茲國體簡于聖心臣

敢不即日首途奉詔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
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知臣無
任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
邠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
清華舊藩要劇祗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
念臣生邁文明幼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
州縣之勞寢遷榮途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叅對

大猷詎有興邦之言曾無經國之効自惟三省
必匪久安願解貳於黃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
麤使聊謝輿言伏蒙 皇帝陛下舜聰弗違堯
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郡國之長人兼領使
名復重邊寄進退以禮足爲儒者之榮本未可
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礪風節佩服訓謀不
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副委遇之本
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
學士知鄧州者洊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爲允渥
彌集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盛以
芻言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睿獎素隆選預弼
諧之列之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
時自安何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梁之譏俄
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秘殿領使範於邊
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羌戎之款順方露便安之
請忽頒霽霈之私青瑣是登朱轡載啓臣績未

著合陳三讓之封君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進
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伏蒙 皇帝陛下天造
曲成皇暉久照敷川澤并包之量法山雷善養
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體保君
臣之至懽臣敢不寅奉朝經躬修民政孜孜共
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大節臣無任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
書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

材早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
霆允爲渙汗臣中謝向以昧陋叅于幾微心則首
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
有告許以言情爲未究妖兇旣斃證左弗究上
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僉重一成之議至失不
經多歷歲時尚騰牒訴伏蒙 皇帝陛下川澤
廣納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恕茲不及天地之私
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
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上之誠臣無任

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闥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感竊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召還

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
樞右改叅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
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憂國者寒心退孤上恩
進斂羣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
豫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廼宣霈澤以安黎元
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迓寒之地以就
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 皇帝陛下
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
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

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
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上
酬聖造少罄臣誠臣無任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某言奉勅就差知荆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允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
易危誠既露俄遂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
中謝臣涉道素淺立身最孤早由睿哲之知荐更
繁劇之任頃升近弼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

不避竭肝膂以論事犯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掇風波之議尚蒙聖渥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實隆倚任臣以本朝盛德優禮近臣多處京輔之間以存國體之重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途仍遠醫藥遂至再三之瀆庶通萬一之情伏蒙 皇帝陛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許留舊治免涉長川蓋推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不拳拳民政戰戰官箴誓堅介石之心仰荅高穹之造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勅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
上訖江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爲榮極深
臣中謝竊念臣生稟迂疎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
必危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往
司戎事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謨爰厠大臣之
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
便宜頗蒙納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疎雖
遼隔於明天亦存分於善壤共理吳會之域奉

揚唐虞之風跡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
蓋 皇帝陛下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
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忠之節始終弗回體肝
吳之憂遠邇咸一又茲方面副于宸心臣無任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
問臣并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
異恩一臨羣疑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
立事君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

信三黜寧逃方安江海之情敢覲雲天之問伏
蒙 皇帝陛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
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馨掩
靈芝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爽祛百疾之冥煩
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爲良藥
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上酬
君父旁質神明臣無任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

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墻弗獲致寇是虞

臣

中謝

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

祿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
激詎爲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
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
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寘
名於秘殿復蒙幸於善藩天拙云藏人言用息
莫聞課最敢覲龍光伏蒙 皇帝陛下雷霆霽
威日月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

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爲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臣無任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中謝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爲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

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
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
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
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爲令
王之盛節伏惟 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
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
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爲盛德宜可兼而行之
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
布在焉衍直清忠蓋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

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
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
之際特加恩獎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
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游
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三歲精明不衰月俸之
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餘
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況天下似此近上老臣
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命
可遙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

加恩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寔當
尊親之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
上聖之仁興天下之孝悌光摺紳之耆舊史官
書之爲陛下之至德曄曄于千古干冒天威臣
無任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
撫使已到任交割句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
岳牧之任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

中謝竊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
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爲憂
所重在太平之業消塵未補覆載何酬尚玷鴻
私屢加優寄漸茲衰朽期以退藏伏蒙 皇帝
陛下天量庇全聖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僅諸連
帥之權臣敢不逾勵夙宵虔分肝吳體九重之深
造安千里之含生上副聖求少圖忠効臣無任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八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九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求追贈考妣狀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舉歐陽脩充經略掌書記狀

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

舉彭乘自代狀

舉許渤簽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舉滕宗諒狀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舉張昇自代狀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舉張問孫復狀

讓除樞密副使召赴闕五狀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

資聚羣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風樂名教之
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爵授
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
作樂之盛布於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
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
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
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
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
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

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
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
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
之道風布於邦畿進脩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
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臣無任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靈威匪遠淵懼斯深
伏覩編勅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
事朝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

同計及三周年不以到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
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
外亦以四年餘兩箇月不敢僥求磨勘今爲遷
奉在近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
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
夜扣星象食斷葷茹逾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
游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常頻泣幾至喪明而臣
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旣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
曾無夙夜永懷死生何及今又俯臨葬禮尚闕

竊封祭奠之間誌述之際乏茲恩數逼於哀誠
身廁登瀛之華親無漏泉之澤矧遇孝理若爲
子心今欲將磨勘改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
所冀遷厝之日得及追榮況臣尚在壯年序進
未晚伏望 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深軫至
仁俯從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廣愛之風則
人子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大賜必捐軀而
是圖臣無任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析支全俸狀

右臣伏覩先降勅命指揮乞致仕官三丞以上
與一子身事後來甚有朝官因此陳乞自贊善
大夫以下文武官即未有殊恩鮮聞致政臣切
見外處句當文武臣僚幕職州縣每有疾患昏
耄之人百姓無告本路轉運使長吏欲行體量
或聞貧虛不忍廢罷臣聞先王養老莫不推仁
在於公朝宜行懋典伏望聖慈應致仕分司官
今後每遇郊禋各與進秩耆耄蓋寡優渥何傷
內致仕官并乞與折支全俸況國家折支物色

朽腐無筭又所估太高久宜制置庶能周濟以
養衰殘其文資未有朝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
尚齒之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臣判司簿尉以
其非大夫之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南班上
佐等第別降指揮所貴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
臣下廉退之節彰君親存覆之仁遂其優閑免
於窮困如允臣所奏即乞特出聖恩指揮

舉歐陽脩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

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
之通塞戎狄之情僞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
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暇可爲而或奏議上聞
軍書叢委情須可達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
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脩不可文學
才識爲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
人素好議論聞于搢紳只如臣爲諫官之初杜
衍任中丞之日脩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
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

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
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
略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
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

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
發遣延州兵民公事其應荅諸路文字動涉機
宜日不暇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
當之必有謬誤經略司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

司及別路句當臣昨舉歐陽脩充本路掌書記
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竊見著作佐郎通
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才用乞朝廷
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舉彭乘自代狀

右臣奉勅就轉尚書戶部郎中依前充職臣伏
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
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爲淹
久臣今舉自代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衆推孝行登仕宦後自守靜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於論議苟非叩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改轉京官簽署陝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僥競之風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公器周於致用曾出聖選擢在諫司當時同列之人並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臣本州不屯軍馬別無劇務欲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竊以國家下賢良之詔求補益之言非止掄材將以致治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必以得士爲昌不以限年爲重臣竊見權耀州觀察

推官丘良孫學術稽古文辭貫道求之多士宜
奉大對伏乞朝廷特賜召試

舉張昇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且伏見工
部郎中集賢殿脩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
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
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
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臣竊見秘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閭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今古之宜素蘊其志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冊對如令仰被清問罄陳大略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觀赦書節文應天下懷材抱器或淹下位或滯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觀國家居

安思危搜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
之正體也臣竊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
行有名於時前應茂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
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始霑國恩職不稱才衆
知沈俊臣又見兗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
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深明經術今退
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奧跡在窮谷伏望朝
廷依赦文採擢張問乞除一陝西藩鎮職事官
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獎庶幾聖朝渙汗被于

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狀

韓公同上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今臣等交割本職公事與鄭戩管句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者臣等未立邊功忽承召命必慮別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等自領經略之任竭心戎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偽年歲之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熟於見聞始可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于今累年賊氣尚

驕屢爲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効之秋臣等盡
節報國之日況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
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
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
離去或致疎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孽顯是
臣等自貪寵異移過後人雖當萬死何以塞責
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
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
請天鑑可明即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

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茲至誠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駑得裨萬一臣等無任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竊念臣等自臨邊鄙久阻關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豈合稽留然事有可憂須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邊上帥臣數有改易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以曠官承乏不得已而行之臣等四年

之中三換邊任不聞成效固當坐責昨以涇原
師敗之後朝廷命臣等兼領四路以禦劇寇臣
等夙夜議論思有報効奏選將佐促治城寨閱
習軍馬完補器械爲向秋之備但西人詣闕方
議納和臣等不敢出入塞下恐涉生事然常防
慮詐計未嘗懈心且西賊前來誓書甚明以四
十年之恩信一旦翻覆況今情僞未知復有點
集之說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此處置纔
似諳練上下之情方且稟信節制進退庶無大

劔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遠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歲年或寇患必息則修固邊備爲他時之防如其未寧則與將佐合心持重禦捍宜無深入之憂如賊志倔強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二年間仗朝廷威靈討服橫山

近蕃以過外患臣等志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
頻煩天聽乞聖慈深照臣等不任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忽承召命兩陳奏牘且
乞在任誠懇斯至利害甚明尚慮朝廷未垂照
悉謂臣等以禮爲讓務取虛名俟及再三即當
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竊以處勞而思
逸重內而輕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懇懇
且願竭力塞下豈置身艱苦違人情之所樂以

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陲于今累歲雖無
毫髮之効上副委遇其如軍中之事粗已諳詳
況西賊父祖以來蓄養奸謀一旦叛命乘累勝
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苞藏禍心別營兇計今
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臣等若貪冒寵榮便
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生靈使朝廷重憂
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咎何施面目以
對威顏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等披瀝肝膈
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駑持重保邊庶少

敗事或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留歲月
之間補完闕漏縱其翻覆不失支梧萬一寸功
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進用有名臣等歸朝未
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臣必當鑑諒伏
望聖慈開納早賜允俞臣等無任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
之照必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
易或謂三讓為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違啓處重

煩天聰竊念臣等本以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
茲邊事不獲固辭三數年間勉心強力徒懷憂
患罔敢暇逸至於勲績絕無稱道雖天心至仁
尚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報効豈復舍邊
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乞且在本
任者非敢自謂必能銷殄兇寇以安西鄙蓋臣
等受國重委久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
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畢事移患後人而得謂
之忠乎況自來帥臣初至則衆多之言爭陳利

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頻有更改是以
邊塞衆情皆安於習舊而憚於新規又將佐勇
怯未能盡知倉卒之時指蹤或誤則其害不細
故未平定間忌在數易此朝廷之所明知況今
國家急務在於西陲臣等於此用之不爲不重
乞聖慈特回天鑑使得盡臣子之心臣等無任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繼上奏封且
乞在任未量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惶若無所

措伏念臣等自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逮
志未有成績若其裁處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
年粗亦詳練故邊防憂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
前奏備列不敢煩陳今所切者吳賊累次盜邊
必先僞達誠款伺我少懈隨即奔衝今又遣人
請和往復遷延即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
又圖侵軼而朝廷當經營防秋之際動易帥臣
送故迎新衆情自擾則於禦扞之事不無廢闕
賊如乘我不備適足遂其奸謀則是朝廷以西

事爲輕而以進擢微臣爲重或因此有誤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何以安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場蓋耳目所接指蹤爲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況今干戈未寧民力漸屈忠義思奮聖宸重憂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賢業講求廟筭臣等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略如此則內資帷幄之議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冀乎必濟伏望聖慈察臣等忠蓋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內外之職

輕重於心早賜允俞使盡臣子之節臣等無任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九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

狀

陳乞邠州狀

陳乞鄧州狀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

與弟寘狀

陳乞穎亳一郡狀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論復併縣劄子

乞修京城劄子二道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狀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祿朝之命官

也患重內而輕外重內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
先勞後祿所以勵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
修臣昨在朝日曾與韓琦同進陝西攻守策又
覩手詔云今用何人鎮彼西方又去年秋曾有
聖旨令韓琦與臣平換往邊上照管臣遂面奏
乞罷叅知政事知陝西一郡兼沿邊安撫使乞
不轉官及不帶招討部畧之名尋蒙聖恩差充
陝西宣撫使又以契丹舉兵西征元昊在河東
接近復差臣兼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

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今余靖自北旣回必見契丹無南牧之意臣久住州軍亦慮煩擾欲過陝西即又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陝西府庫已虛或更行特支又須費十數萬貫如不往陝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空言伏望聖慈依臣前來面奏罷叅知政事并宣撫使只差臣於邠涇間知一州帶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支自可就近處置邊事臣此

直誠並守前奏俟三二年間邊事寧息攻守有
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內重外輕
之失臣亦有先勞後祿之効進退始終良得其
宜臣無任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
居竊念臣昨厠台司日瞻宸扆親承睿詔俯念
邊防思得邇臣往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
行遽將宣慰之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

測備預當嚴願領一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躬親施行尚蒙朝廷付茲職任臣自到幽土已逾半年復以前策奏陳庶逃尸素朝廷以彼戎款順方用柔懷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寢停今又覩朝旨據廊延路奏所定疆界並已了當仰保安軍鎮戎軍權務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理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逐路經略使處置唯此四路安撫司今後別無事務欲乞朝廷指揮廢罷臣則宿患肺疾

每至秋冬發動若當國有急難之時臣不敢自
求便安且當戮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況邠
州元係武臣知州伏望聖慈恕臣之無功察臣
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於河中府同州或
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
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繫聖造得養天年
臣無任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臣伏見知絳州職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

能專儒學謹官業廉貧苦節慎靜寡過臣前知
潤州日約爲通判備見操守後來累次爲郡皆
有理績推舉甚衆未蒙獎擢知光化軍屯田員
外郎李宗易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及第素負
詞雅居常清慎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跡今在
隣屬稔聞治狀人憂其去吏不敢苛此二人者
久於揚歷各有行實並堪充清要任使候勅旨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勅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已到任訖今

具合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
文學懿瞻履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
朝廷采於清議推以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
差簽署青州觀察判官廳公事一鄧州南陽縣
主簿李厚進士出身素有文行涉道且深到任
已成一考見權鄧州職官欲乞朝廷特除權青
州兩使推官兼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候勅旨
薦李覲并錄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

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臣輒慕前修之爲少荅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覲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工於詞

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勸臣觀李觀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

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
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候勅旨

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

與弟寘狀

臣伏見故秘書丞集賢校理朱寀幼有俊材
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升
文館力學方起美志未伸不幸歿喪深可嗟悼
寀春秋之學爲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
學者以爲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寀苦心

探蹟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等若干卷謹
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
付崇文院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妻息孤窮有親
弟寘亦習儒業未登祿仕伏望聖慈特霑一命
況寘曾任府界提點偶緣病罷別無過犯中前
監察御史梁堅蔡稟等亡後亦蒙錄用子孫體
例頗同不爲僥倖以彰聖朝旌錄儒學使其孤
幼不墜丘壑亦天地之造也候勅旨

陳乞頴亳一郡狀

右臣輒陳危悃上黷高聰逖仰雷霆不任淵谷
切念臣涉道至淺賦材本下爰從孤宦首被聖
知自謂得君未嘗避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
守東齊方面亦重救災禦寇敢不盡心而年
氣衰日增疾恙去冬已來頓成羸老精神減
耗形體尪弱事多遺忘力不支持其青州常
程公事已牒通判職官發遣其安撫一路九
州軍馬公事繁多至於郡縣利害鄉川寇盜
皆稟七司指蹤自臣抱病旬管不前上無以
分宵旰之

憂下無以逃尸素之誚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
心勉率亦多稽緩揣已量力實不自安伏望聖
慈於潁亳二州就差臣一處所貴閑慢少事
以養疾庶安朽質少保殘年仰祈洪造之私
誓丹衷之報臣無任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
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

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
空虛已久絕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
將有朝陵之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
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
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
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
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
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
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

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伏望聖慈未
煩下議且留聖意可俟臣口對不備謹再具狀
奏聞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覩赦書節文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
廢頗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
中書蒙聖慈差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內
一事爲天下民困由吏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
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唐會昌中十七萬戶

置十九縣今有五萬六千戶尚置十九縣是戶口十分去七而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不困哉後漢光武詔天下併減四百餘縣此治世之規可舉爲法臣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下范雍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夏安期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戶差役頻併今來減縣邑爲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迥地里闊遠及陵寢所安難爲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別無妨礙尋蒙

朝廷依奏降勅施行訖約計減役人一千五六百戶已放歸農官負亦已省罷訖竊聞後來有臣僚上言或稱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有三二百里者亦只一負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遙遠或稱却費軍人守把其守把軍人即非旋有招置並是本府宣毅兵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稅虧額今體問得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況無實狀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產業

閑慢或逐縣公人中有巢穴已成不願更改者
因茲妄說不便扇搖人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
于奏牘朝廷未深窮究便以爲然改已行之命
特作霈恩而不知一千五六百戶免役之家重
加勞擾殊非霈恩之意只是坊郭物力之人縣
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僥倖歡呼必有作感聖
恩道場以惑朝聽者其鄉川之民弃農就役復
爲愁苦是害其本而徇其末也且光武之朝詔
下併四百縣何號令之行無敢沮者今朝廷止

併六縣而號令已出敢有沮言是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逮於民國矣政如此則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之弊弊不可救亂所由生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今五萬六千戶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亦甚明白非隱昧之事臣爲近輔請行此令者蓋欲蘇息窮民且非利已緣親奉德音并降中使促令論列時事非臣輒有改易况典故甚明非出自胷臆如上言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銷重擾生民而

沮此一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駭
下不當事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
別中外無疑臣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
奪之官又不勘問却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
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令諸縣仍舊惠及何人臣
爲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有省役息民之
望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役之人別
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旣明諉議自息所
以懇懇上言者忝爲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

國家之惠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臣僚上言爲是以臣所言爲非即乞依臣所奏早加勘劾速行降黜臣即方敢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修京城劄子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食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言而無取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有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蓄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

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
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
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
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
北事旣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
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
張虛聲未可爲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
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
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

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
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
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
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
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
於澶淵四向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
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
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
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迴

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
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
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
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爲亂舊將哥
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
賊楊國忠促令討賊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
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
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
帝盤遊淮甸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

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爲唐
矣德宗欲幸益部李晟累表乞且幸山南以係
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
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
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王者法
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
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
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
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

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迴顧之
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
而可深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
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
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
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急
歸然後困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
奪彼哀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
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

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眾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下顧其體也若以修完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北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

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
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
之奉春之僭未甚爲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
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
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
河朔河東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
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某重
臣預爲大備天下幸甚干犯聖威臣無任云云

又

臣近觀邸報有北使到闕遠近稱慶及見逐處
關報事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比疑北使
之來未甚誠實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搖恐
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爲防盟誓
不足倚也戎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觀朝廷未
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
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
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
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

見邊上將佐軍旅耻言不武爭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悞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橫行是面謾也今陛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爲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

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過陸可載過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宮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迴顧京師億萬之中或有姦兇竊發爲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鑿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關有割地之請旣京師無

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
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城無
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
之敗則社稷爲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
京城可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
聞以不嚴不固而爲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
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輿
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扣澶
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

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然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心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也狄爲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惟聖鑑裁之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擢才臣之納忠無重於

舉善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日洙曾求知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

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圖閣依舊天章閣侍講仍賜金紫以旌稽古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乃在京諸司常例得

從一日之休徒以橫議中傷例譴居外三細
宥未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善之意臣近
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務修舉津
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內外可用自任
負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亦
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廢
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
選爲中外所服矧有懿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
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儻朝廷意切生

六十三
民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別領大藩使搢紳
之列知稽古有勸爲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
嘗叨近輔知無不言況襄鄧鄰封稔聞善淳
不如舉狀臣受上書詐不實也罪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